

从一件往事说起

——写在陈承豹《硯香斋笔谈》付梓之际

杨东标

承豹兄要出一本文集，嘱我写几句，我一时不知从何落笔，忽然间想起了一件往事。

那是1967年秋天，我在宁海县越剧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而陈承豹则师范毕业分配在城南小学教书，十分热爱美术。那时候我们并不相识，一场轰轰烈烈打打闹闹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与社会融在一起，我们同属一个派别，彼此也就认识了。

有一次，县里组团去杭州搞活动，团里有我和陈承豹，由于年龄相仿，观点相同，爱好相似，我们很投缘。我们住在杭州城隍山下的一个党校里。那时候，社会上派性狂热，斗争激烈，一个个都中了魔似的。我和陈承豹每天无所事事，便相约去爬党校旁的城隍山。细雨后，空气中弥漫着桂花的香气，山道上的石级洁净如洗，一级又一级，诗情画意地向山顶蜿蜒而去。我们边走边聊，无所不谈。谈些什么呢？至今已过去五十余年，哪里还记得住，但有一点记忆深刻，那

就是我们都发出了这样的思考：今后的人生道路往哪里走去？我们已厌倦了那些无止无休你死我活的相斗，眼看青春岁月如水逝去，能不为之惜？我对承豹说，我内心最想的就是学点艺术，潜心创作，并有所建树。承豹连声赞同，说他的想法与我一模一样，他也志在艺术天地而非其他。两人越说越投机，真有相见恨晚之感。在那个阶级斗争高于一切、艺术噪声的年代，我俩在这雨后桂香的城隍山上，吐露心声，惺惺相惜，真是难得！

此后，他到浙江美院读书去了，而我，也去了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编剧班进修。再后来，我们都从家乡宁海来到了宁波这座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城市。他在群艺馆里做美术干部，并担任市美协要职，从事美术创作的组织工作；我也调到市文联，工作涉及文学、戏剧、美术、书法等领域，并继续为戏剧和文学创作而努力。

我们是在践行城隍山石级上的誓盟吗？分明是的，我们都为此而自信、自豪。犹如登山，一级又一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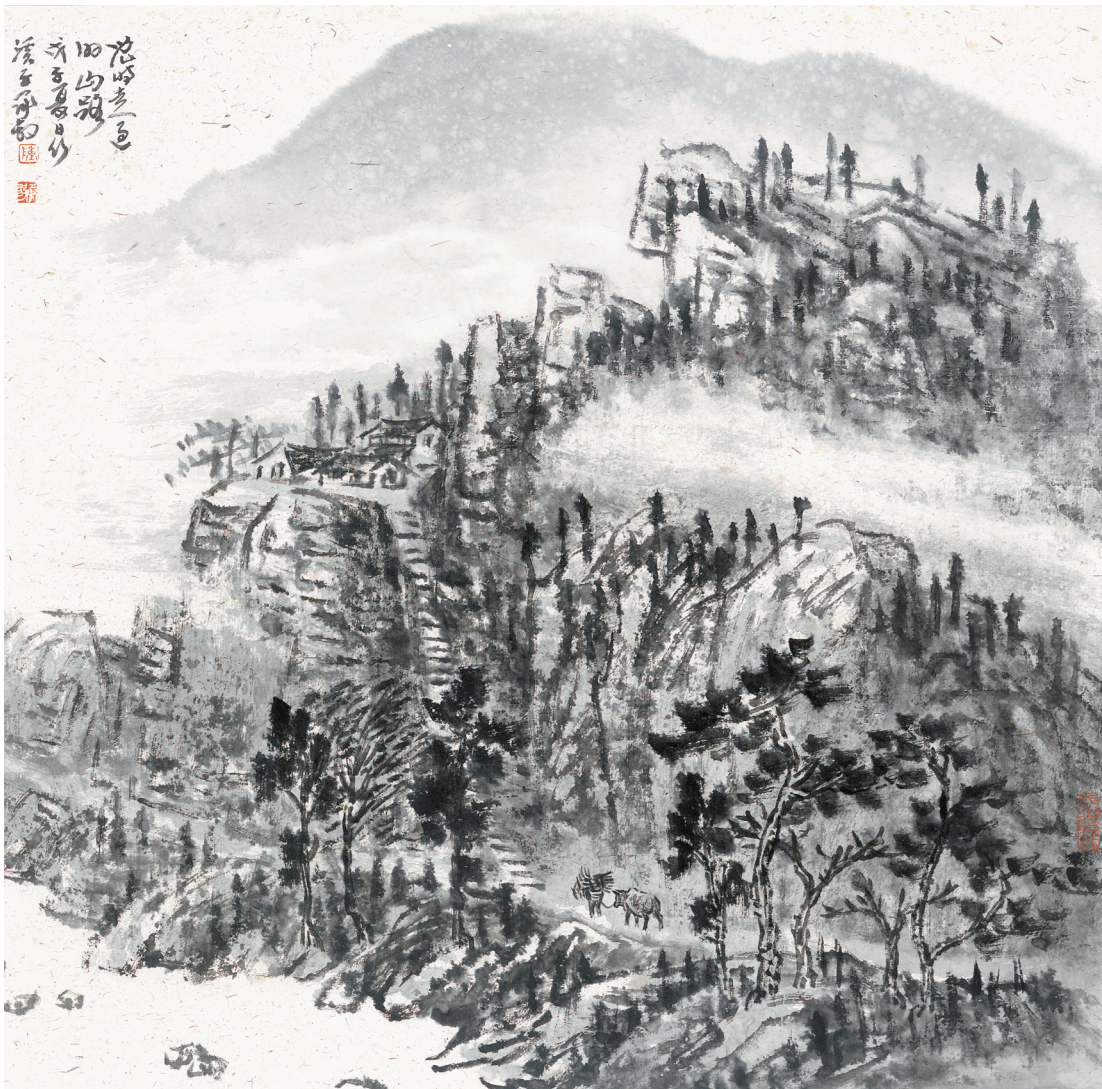
对于陈承豹来说，求学浙江美院是生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章，不能不多说几句。仿佛是峰回路转，天地新开，一个崭新的天地呈现在他的眼前，这是一个充盈着强烈艺术气息的天地，曾让多少人梦寐以求！浙江美院现已改名为中国美院，这在中国同类高等院校里是独一无二的。学校环境之优美，校园文化之绚烂，师资力量之雄厚，都似西湖的湖水风光，一叠又一叠。一大批学养深厚的中国画大家云集此地，成了陈承豹的老师。吴弗之、陆维钊、诸乐三、陆抑非、王伯敏、李震坚、方增先、宋忠元、顾生岳、董中焘、孔仲起、吴山明、卢坤峰、章祖安等等，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如群星灿烂。此时的陈承豹可谓如鱼得水，春风得意！他全身心投入学业，人物、山水、花鸟，皆有所学。尤其是花鸟画大家吴弗之先生，人品画品皆居极顶，承豹敬崇备至，每至周日上午，他带着习作上门求教，吴先生热情地肯定他的作品，赞之为“用笔大胆，用墨不浊，笔底很清，格调不俗”，同时又会给他指点努力

的方向。吴先生那高深的学养和高超的技艺，如春风细雨滋润在承豹的艺术心田。承豹每每与我见面，会发自肺腑地说，真是如醍醐灌顶，受用一生啊。

数十年的勤学苦练，铁棒磨针，练就了陈承豹一手好画。他的山水画朦胧而简约，高古而幽深，风姿绰约，别具一格。他多次入展全国美展，并多次获奖。他的画册出了一本又一本，可谓是成果满满。早年，我曾经看到过他的一幅《思乡图》，不由双目一亮：苍岩古树，小桥清溪，浓淡枯涩，浑然成趣，弥漫着一种可以触摸的激情。若非数十年的磨砺，何来如此笔墨？若非对家乡的深情眷恋，何来此种意境？是的，在画家的笔下，天地万物都是有生命的。辛弃疾云：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陈承豹是个钟情于笔墨画事的人，翰墨丹青、挥毫写意是他的生命的组成部分。因此，他纯粹，他的作品也纯粹。这是一个真正可称为画家的必须具备之品格。欣赏陈承豹的画，有时我会想到在北京读书时，听美学老师叶朗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冲淡”篇，句句“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其意境之美妙，恍兮惚兮，如悠游于太空。眼前，承豹兄之画作仿佛如是了。

陈承豹多才多艺，不仅字画好，而且会拉琴吹笛，会诗词文章，会乒乓篮球。偶尔画事之余，他会写一篇情并茂的散文，发给我看，也发给某个报刊去发表。偶尔话题相碰，我们会说上半天《红楼梦》而意犹未尽。有时也会点评我的书法，由隶至草，独具见识。现在，他把多年以来写的散文、诗词、画论、演讲稿结成一集《硯香斋笔谈》，我应该为之贺。这是一本与众不同、自成特色的文集，不妨作为一个画家的侧影来看。读了这些文字，你会知道作为画家的陈承豹，其人生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其书画作品又是如何炼成的。家庭父母的感染，先生老师的教诲，家乡山水的熏陶，从中可以读出他的睿智和才情。我以为，在这些文字中，他的几篇散文写得尤其出色，如《画格师风皆上乘》《绿叶赋》《瓯江行》等。这些散文的最大长处是把画理、画趣、画意以及画家的交往逸事融入其中，成为画家的散文，这可不是普通作家可以写就的。

想起杭州城隍山雨后弥漫着桂香的石级，想起订盟共约的青春岁月，想起追求艺术的纯粹初心，我便感到莫大的动情和快乐。故此，我愿意以我笨拙的笔，在《硯香斋笔谈》付梓之际，为承豹兄写下这些拖泥带水的文字。



《几时走过的山路》（中国画）

陈承豹



周东旭

有一部京戏叫《香罗带》，是四大名旦荀慧生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据荀先生说，这个戏他改编自梆子戏《三疑计》，又名《拾绣鞋》。

据荀慧生的文字材料介绍，在原剧本中，造成男主人唐通误以妻子不贞的原因是一只缠足睡鞋，而剧中主要人物陆世科则为一名耆老者。改编时，鉴于睡鞋乃旧日妇女所用之物，近世已不多见，作为核心道具，形象不雅，于是改为女子所用之香罗带，剧名亦改叫《香罗带》，还将陆世科改为小生扮演。这样一来，更合乎情理。

现在京剧常演的剧情是这样的：明代，浙江乌程守备唐通，奉命往杭州校阅军马，留妻林慧娘与儿子唐芝在家。

唐芝之师陆世科偶染风寒，唐芝以母之香罗带捆绑锦被送与先生御寒。唐通返家后，往陆处探病，见慧娘香罗带，疑妻不贞，勒逼慧娘夤夜往叩陆世科房门，以试其奸情真假。陆世科斥林淫奔，拒不启户，留辞辟馆而去。

唐通疑虑既释，再次别家，途宿黑店，将店主宋名杀了。时值军令催行，仅携去宋之首级，而将衣裳、马匹遗落店中。次日为地保所见，误以为唐通被害，报官后，知县王三善传林慧娘前来认尸。

地保至唐家，恰值唐通表弟杜之秩前来借贷，杜知唐通外出，乘机调戏慧娘。地保见状，错疑二人有染，想从中敲诈，慧娘怒责之。地保恼羞成怒，将二人扭至县衙，诬陷慧娘因奸谋夫。知县将慧娘等寄监待审。

陆世科辞馆赴试，金榜高中，出任浙江巡按。调审林慧娘一案时，因忆往事，臆断慧娘情实无屈，遂将二人判斩。王三善力阻无效，暗遣二差往唐家中坐拿可疑之人，以雪冤狱。适唐通功成返里，为二差误捕。公堂之上，唐通向陆世科说明往事，林慧娘之冤始得昭雪。

这部戏问世以来，河北梆子、同州梆子、京剧、晋剧、秦腔、豫剧、评剧、滇剧等均有此剧目。绍剧有剧作家顾锡东先生改写的本子，只演到前半场，真相大白后，唐通跪地赔罪为止。似乎最接近于原始的故事。

先前看到陆世科这个人物名字时，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和宁波明代的一个大家族湖上陆家的人物重名。宁波月湖上的陆殿桥、瀛洲接武坊、关帝庙都与陆世科家族有关系。后来仔细查阅，发现这个故事真是发生在宁波陆世科身上。但京剧《香罗带》里陆世科的自报家门是这样的：“小生陆世科，乃姑苏人氏，幼读诗书，曾登乡榜，寄居乌程，在唐守备家中设帐授徒，多蒙东人十分厚待，我只得尽心授

教。”京剧中陆世科是苏州人。但宁波鄞县的陆世科和这个故事确有翔实的出处，事见《乌青志》。乌青是两个镇，即乌镇与青镇，当时乌镇属于湖州府乌程县，青镇属于嘉兴府桐乡县，两个镇以市河为界，市河以东为青镇，以西为乌镇，1950年属于湖州的乌镇合并给了青镇才有了现在的乌镇镇，隶属于桐乡。

《乌青志》里记录如下：鄞县陆世科为诸生时，尝馆于邑中一富室。值黄霉，命馆僮焙被，僮传婢，携就主妾房中焙之。至晚，夹带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欲睡，展被始见，抛之帐顶。

后主人入斋中见之，伺其出，袖之以去。迨更深，密令收住扣其门，而操刀随之。世科问为谁，低应曰：“妾也”。世科曰：“焉为昏夜而女客可见生者乎？”又令再三恳之，曰：“第开门，妾自有说。”世科曰：“女客与先生有何可说？即有说，明日与主人同来。如再不去，当即捉付尔主，勿嫌见辱也。”主人见世科毅然难犯，即应之曰：“请开门，小弟在此。”既入，世科见主人持刀，大惊。主人曰：“无惧。”出鞋示之，备述所以。世科笑曰：“幸我无私，否则已污君刃矣。”明日遂辞去。

故事中的人物设定，并非主人的小孩拿母亲的被子给自己的塾师，而是塾师陆世科命馆僮焙被，而馆僮又让婢女帮忙，婢女拿了被

子与主妾房中焙被，于是夹带了睡鞋。余下的情节大致相同。至陆世科辞馆而去，故事结束，再后面的“二疑”“三疑”故事，应是艺人们为使故事更加离奇而演绎的。

再说陆世科，字从先，号贞吾。年过五十才考中进士，授于建安县令。当时他的老父陆大漳还在，就把他父接到县署衙门里，有什么事都问问老人家，不过老人家没多久就过世了。在古代还有丁忧丧假，守孝期满后，补增城县令，提拔为御史。天启年间，魏忠贤一手遮天，地方官拍几千岁的马屁，各处修建生祠，陆世科压根没把这当一回事，于是被召回老家。到崇祯改元的时候，被朝廷召回。任南大理卿，到致仕退休。地方志上评价他：“当逆阉势焰时，人多附势，惟公与同里李宗伯康先，兀然不多，诚使四明生色。”陆世科活了八十三岁，赠封右都御史。现在月湖柳汀上的关帝庙，即是陆世科于崇祯三年建，所以又叫“湖西陆殿”。据说当时陆世科建关帝庙也是为了弘扬忠义正气。

一个戏，一演再演，有多个不同版本，即是一门版本流传学，除了故事本身的独特魅力，还有许多相关的流传过程中的学问可研究。近来越剧名家李敏主演了《香罗记》，大致情节取自《香罗带》，作者又独具慧眼，从旧戏上翻新，可见这个旧戏的生命力。



方桥篮

（应敏明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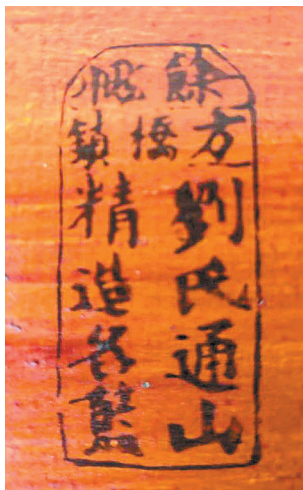
应敏明

晚清民国，余姚有款竹篮，篾片薄如蝉翼，篾丝细若头发，篮框、提手上刻有寿字回文，下端则是花卉人物瑞兽。整只竹篮浮雕浅雕异彩纷呈，并配有精美的铜饰。随着时光打磨，篮子皮壳貌似琥珀，温润如玉。这竹篮，业内叫做方桥篮，堪称篮子中的极品。

方桥篮因地得名。余姚西北有个方桥镇（现划归阳明街道），长冷江从镇中穿行而过，人们夹江而居。相传南宋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余姚人方山京中状元后，衣锦还乡，出资在长冷江上建了一座桥，后人为了纪念他，取名方桥，镇子也因此得名。距离方桥镇不远的四明山，雨水丰沛，草木蓬勃。山上生长一种金竹，形如芦竹，锯之有香。用金竹做成竹篾，韧性十足，色泽宛如金丝，是天然的竹器佳材。

方桥镇商铺众多，其中竹编手工艺源远流长。明末清初，镇上出现一批能工巧匠，专事竹篮、竹椅、竹榻、竹簟、竹稻桶等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制作。镇上一个叫“东新房大七房三房”的支房，房下以编制竹篮见长。嘉庆年间，三房裔孙刘新源一家编篮技艺高超，生意也兴隆。刘新源生一子叫刘瑞春，刘瑞春生二子，长子叫刘通山（1874-1935），次子叫刘德山。二子皆继承家传开设篮子作坊。到光绪年间，方桥古镇光是做方桥篮的作坊就有十余家，量大质优，为外统称方桥篮。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就是刘通山。刘氏作坊，雇工数十人，据传其中还有从宁海双峰黄坛招来的篾匠，其作头“启分师傅”就是宁海黄坛魏家村人。在刘通山的努力下，方桥篮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产品享誉东南西北，奇货可居。

刘通山对方桥篮的材料和工艺要求苛刻：一要选择生长三年、冬天砍伐的金竹；二是剖青、卷竹、剖竹、开间、劈篾、抽篾、刮篾，道道工序一丝不苟，篾片薄如蝉翼，篾丝细若头发；三是竹篮雕刻请到了当时最好的雕刻师傅陈真昌和陈敬良。据陈家《陈氏宗



方桥篮上“余姚方桥镇刘氏通山精造名篮”的印款

方桥篮

谱》记载：“方桥陈氏高祖陈天相自乾隆十八年由宁波万兴乡高桥陈武举漕迁至方桥镇灯店漕……精雕百子人物，花卉篮环，远近驰名。”当年在方桥镇，陈家雕刻和刘家的竹编齐名；四是方桥篮配上了当时最好的刻花白铜件。除了上述这些，刘通山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他会在精品篮子底板上，盖上“余姚方桥镇刘氏通山精造名篮”的印款。当年一只印有刘通山款的精造名篮，通常耗时百工，足见篮子的金贵。

方桥篮的款式有梳头篮、烧香篮、荸荠篮、果子篮、帐篮、

幢篮、考篮等十余种，其代表作为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考篮。考篮，指清代考生携带文具和食品的篮子。《聊斋志异》中有“白足提篮似丐”的记载，说的是考生穿着简单，进考试院时手里还会提着考篮和考凳，模样有些狼狈和寒酸。我想，聊斋里的书生提的一定不是方桥篮，如果能提一只刘通山款的方桥考篮赴考，考生必定神采奕奕。

底面正方形的方桥考篮，尺寸一般为高32厘米、底边长25厘米；长方体的一般高32厘米、长28厘米、宽17厘米。考篮分三层，可藏文具和食品。方桥考篮的编织工艺非常高超，几乎细密、精致到滴水不进的程度。考篮竹雕部分生动华美，外镶白铜扣饰，铜件上还有精美的刻工，两侧铜饰间用一条铜匙锁住，配以精巧的小铜锁，考篮的任何细节堪称完美。

旧时，竹篮是日常之物，家家户户皆有。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挂在屋梁下的那只竹饭篮，里面装有米饭，在贫穷的年代，那是最有诱惑的记忆。我涉足收藏二十多年，老竹篮也在收藏之列，其中收藏了六七只方桥考篮，虽然都精美，遗憾的就是缺少一只刘通山款的考篮。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竹篮藏家沈先生。沈先生是宁波人，藏有数十只方桥篮，有刘通山款底面正方形、长方形考篮各一只，是他二十年前从绍兴文物商店购得，当时的价格就要2200元一只。许多人竞相求购沈先生的考篮，他都不舍得转让，见我执着，终于松口同意转让其中一只正方形的篮子。自然，价格不便宜。时下刘通山款的考篮，市场价格已逼近十万元了。

先秦《考工记》云：“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可以而为良。”方桥篮合此四者，正谓良器。



方桥篮